

松鷹 著

白色漩涡

THE WHITE WHIRLPOOL

花城出版社

1241.1
1909

白色漩渦

松 鷹 著

白色漩涡

松鹰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韶关二九〇研究所地图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25印张 1插页 280,000字

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000册

ISBN 7—5360—2801—6

I·2396 定价:16.00元



松鹰，原名耿富祺，国家一级作家。祖籍河北，生于成都灌县。16岁高中毕业，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。毕业后曾任研究室副主任、《电子报》主编、工程师。后调成都市文联，先后任市文联副主席、成都电视台副台长、成都有线电视台副台长。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。现外派在澳门卫星电视台工作。

从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。迄今出版小说、传记、电视剧本等共计二百余万字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落红萧萧》（载《红岩》杂志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）、《啊，哈军工》（重庆出版社出版）；中篇小说《心之恋》（载深圳《特区文学》）、《泸沽湖的诱惑》（载《十月》杂志）；传记书著《爱因斯坦》、《法拉第》、《麦克斯韦》、《电子科学发明家》；电视剧本《醉魂》、《巴蜀神曲》等。作品曾先后获第二、三届“金芙蓉文学奖”（1991、1994）、第六届“冰心儿童图书奖”（1995）、第十届“中国图书奖”（1996）等。《白色漩涡》是作者新近完成的第三部长篇小说。

由于流体内部的粘滞阻力等原因形成的螺旋状水涡，它阻碍潮流，水深莫测，把大量能量耗散在内部摩擦中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漩涡。

——《现代新科学知识百科全书》

大潮之下，必有漩涡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一、空 白

殡仪馆。死者最后的小憩之地，也是生者向死者告别的地方。这是人生的终点站，无论是名流显贵，还是平凡的守门人，有一天都会来这里报到。

一位受人尊敬也有人忌恨的女性，匆匆走完了 51 年的人生之旅，今天被死神送到这个花圈簇拥的去处。她是 S 市文联副主席、蜚声全国的《金蔷薇》文学杂志主编韩波，三天前因心脏病猝发去世。正值 S 市文联调整班子的微妙时刻，她的突然死亡引起了许多猜测。

时正初秋，天上飘着细雨。

座落在西郊的殡仪馆里一派肃杀的秋色。大门内立着黑色的桉树和冬青，素洁的花圈从灵堂一直排到大路的两旁。头天刚下过一场大雨。潮湿的路面，潮湿的空气，潮湿的树叶。仿佛整座殡仪馆刚在水里浸过一般。

吊唁者云集在院内，人的面孔也是潮湿的。

一排小平房前，泊满各色小轿车。S 市文艺界和宣传出版部门的头面人物都聚集在这里了。遗体停放在一间 15 平米大小的房间里。房间的两壁摆满花圈和挽联，正面悬着死者遗像，气氛肃穆。

心脏已停止跳动的韩波平躺在浅绿色的网罩下，四周围着常青盆，脚前端放着一个用雏菊扎成的花圈，白色的缎带上写着

“《金蔷薇》编辑部敬挽”。

死者面容恬静，像在沉睡一样。

吊唁的人约有 300 多。在低沉的哀乐声中，向遗体告别的人排着长队，缓缓地绕过绿色网罩，向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。

吊唁的行列中，有宣传口的领导、文学艺术界的代表、死者的亲朋好友，也有不少素昧平生的业余作者。人们的手臂上系着纸花，脸上现出真诚的或是礼仪性的哀悼之情。一群摄影记者挤在门口，闪光灯频频闪亮。

在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花圈旁边，站着一位身材修长的女记者，穿着白色的风衣，看上去气质高雅，落落大方。她的胸峰上缀着一束淡蓝色的小花，那蓝色的花瓣更增添了她的超凡脱俗的风姿。

第一个向死者默哀的，是 S 市文联主席、东方大学教授唐谷城。这位 S 市文坛的泰斗身着藏青色中山服，一脸长髯，从容的学者风度中透着宽厚和长者之风。他在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一躬，为韩波的去世深感惋惜。

紧跟在后面的，是身材高大的孟达，他是 S 市市委组织部资历最深的副部长，颇孚众望。目注着遗体，他颌首默哀，沉默中显出一种威仪。他的脸色有几分沉重。就在 10 天前，孟达还向韩波征询过文联新班子人选的意见。韩波的死，使他十分意外。

再往后，是戴着眼镜、富有书卷气的宣传部副部长沈君宜，神情凝重、肃穆。沉默的吊唁者一个接着一个走进灵堂。

穿白风衣的女记者，一直怀着兴趣冷静地注视着这个场面。她不时抬起俊美的眸子，向长龙的后面顾盼一眼。

各部委的头头之后，是报社及出版部门领导，随后是文联诸位副主席。韩波身后留下的空白，在这种时候更显得异常引人注目。《金蔷薇》杂志有三位副主编，谁最有希望接替韩波的位置呢？这是眼下人们最关心的问题。

两位副主编在长龙中出现了。

白演达走在前面，中等个子，神态自若。他是东大中文系60年代毕业生，47岁，正值年富力强、如日中天之时，无论学历和经验都占着优势。钱诚落后两步，他比白演达大4岁，是S市颇有声望的小说家，瘦得像一只仙鹤，让人感到他的身上有一种坚强而孤高的学者风度。

他们的脚步在主编的遗体前停留了片刻。

白演达淡淡地朝绿纱网瞥了一眼，望着网罩下那张再也不会动容的脸和那双永远合上的眼睛，在一刹那间，他的心头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快意。但他不露声色，低下头，恭敬地向遗体鞠了一躬。钱诚也是默默一鞠躬，然后两人转身而去。

哀乐的旋律在潮湿的空气中向四处远播。

吊唁的长列缓缓地移动着。

花圈旁，女记者的目光向队伍后面搜索，神态有几分焦急，又有几分落寞。

忽然，她的眸子亮了一下。

一个穿皮夹克的青年男子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，紧接着大步朝队列前赶来。此人皮肤黧黑，面孔轮廓粗犷，给人温和憨厚的印象。他是《金蔷薇》杂志新提不久也是最年轻的副主编雷鸣，36岁。他好像是匆匆赶来的，在朝这边奔跑，一头寸发湿漉漉的，分不清是雨水，还是汗。只见他喘着粗气，越过吊唁的人流，径直朝灵堂奔来，像一头冲进玻璃店的牛犊，慌乱间差点把一个花圈撞翻。

他在灵前站定，深深地埋下头，眼里噙着泪水，久久地默哀。

半个小时之前，雷鸣刚下火车。他在外县纸厂正为刊物搞新闻纸，突然接到韩波去世的电话，他几乎不敢相信是事实。然而此刻，他亲眼看见老主编静静地躺在绿色的网罩下。

没想到，她竟然真的撒手离去了！

雷鸣最后一次见韩波，是7天以前在医院里。当时他刚从京城某出版社改完自己的一部长篇新作回来。韩波在病床上刚服过药，看见他来，显得很高兴。显然她一直在等他。

“你回来就好了！有些话我要告诉你。”

她倚着床头，微胖的圆脸有些苍白，但情绪不错。

“你要注意养病。”他笨口拙舌地说。

“小说改得顺利吗？”

“还好，最后定名为《青春祭》。”为了这部作品，雷鸣付出了几乎一年的全部业余时间。

“《青春祭》，这名字挺好。”韩波若有所思地说。

后来，韩波问起雷鸣对刊物有什么看法。韩波生病住院半年，《金蔷薇》由三位副主编轮流值班。雷鸣刚接手不久。他坦率地说：

“存在着危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韩波饶有兴趣地打量着他。

“现在正处于我国期刊的更生期，将有相当一批刊物会在竞争中被淘汰。”雷鸣认真地说，

“读者的欣赏兴趣不断在变，纸张提价，订数起伏不定，包括《金蔷薇》这样有名气的刊物也必然会受到冲击。”

韩波微微颌首，鼓励他说下去。

“我觉得《金蔷薇》现在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没有这种危机感，是‘守成’。”

“如果让你主持刊物，你会怎么搞喃？”

韩波嘴角露出微笑。

雷鸣并未意会这话的含义，以为只是韩波的一句戏言，他略微想了想，随意而自信地答道：“树立刊物的新形象，从文人圈里走出来，面向社会，面向最广大的青年读者群。”

“你有这想法很好。”韩波的头向前移了移，显得很兴奋。她把头靠在软枕上，停了一下，郑重地说：

“文联的新班子人选已经定了，孟部长曾两次征求我的意见。经过市上慎重研究，最后确定，由你接替我的工作。”

“哦……”雷鸣没有思想准备，有点愣住了。

“本来这不该由我说的，组织部门会通知你。但我想你有个精神准备好些。”韩波继续往下说着，她的语气带着感情。“我嘛，也该退二线了！我身体一直不好，有些力不从心了。你原来是学工的，思路比较开阔，自己又有作品，相信你能率领大家把刊物办好。”

“编辑部里还有比我经验丰富的人嘛。”雷鸣不解地问。

“最早部里曾打算提拔白演达任《金蔷薇》主编的，但调查文革中的表现据说有问题，所以讨论时分歧较大。”韩波只解释了一句，没有多讲。她语重心长地望着雷鸣说：

“市里很器重你，不要辜负了大家的期望。”

雷鸣还来不及细想韩波的话。但他显然深受感动。

一种温暖的感激之情和庄重的使命感在心里隐隐升起。他意识到韩波将《金蔷薇》的担子托付给了自己，只觉得一股热气在胸中滚动。这是一付重担，自己担得起吗？富有男子气概和自信心的他心里想道：会的。

“不过你要充分估计到困难，可能会有阻力的。”韩波关照他道。“编辑部主任车夫人很正派，又有经验，有事可找他商量。还有钟云书，文联的老同志了，也能给你出点主意……”这时，一位年轻的护士走进来，将血压计的深灰色气囊袋缠在韩波的胳膊上，给她量过血压。韩波脸上微微泛红，露出疲惫之色。雷鸣劝她停停再讲，但她仍然靠在床头上，把话说完。

她轻轻喘了一口气，吞下两粒小药丸，嘴角浮现出安详的笑容，说了一句：

“这下我就放心了！”

仿佛一切都作了交待，可以休息了。

想不到，这一席话竟成了她的遗言。也许她对自己的病早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？但雷鸣觉得，当时的情景，无论从身体状况还是精神状况看，都找不到一丝死神的影子。

她死得太突然了。

哀乐声把雷鸣从沉痛的回忆中唤醒。他抬起头，向韩波的遗体投去最后一瞥，目光里流露出深深的悲悼。雷鸣第一次觉得，人的生命太脆弱了！

后面的人群有些浮动。

雷鸣并不知道他的鲁莽举动打乱了吊唁长龙的秩序。许多诧异的目光从背后向他投来。雷鸣转过身，忽然看见一直站在花圈旁凝视他的女记者，那双熟悉的明眸闪动着秋水。

他怔住了，呆立在原处。

在哀乐声中，两人相对无言。女记者脸上略现红晕，她的嘴唇蠕动了一下，欲言又止。她胸襟上那串淡蓝色的小花令雷鸣一阵激动。那是他最喜欢的花，勿忘我！她仍然记得。短暂的沉默，雷鸣迟疑了一下，终于转过身，大步走出了灵堂。

雨丝已经住了。

殡仪馆院子里，向遗体告别过的人有的正陆续离去。

几步之外的小平房前。组织部孟部长刚刚钻进一辆黑色“皇冠”，司马宏满面春风地凑过来。他是宣传部原副部长，一直兼文联党组书记，与韩波长期不和，现年 55 岁，身穿一件高档深蓝色风衣，显得潇洒精明。无论表情，轻快的举止，都与殡仪馆内的气氛有些不协调。

“孟部长，文联新班子定了吧？”他问。

“基本定了。”孟达转过脸来，无意多谈。

司马宏并不介意，若无其事地又问：

“报市委了吗？”

“快了，准备同蔡部长再最后研究一下。”

“我已给老蔡谈过，白演达这个同志是很不错的。”司马宏轻描淡写地说，但听得出话中有话。

孟达在轿车里坐定，没有表态，但心中有几分不快。组织部主持工作的蔡部长同司马宏是儿女亲家，这在市委大院尽人皆知。他关上车门，微靠在真皮座上，挥挥手。“皇冠”刷地开出殡仪馆。

司马宏望着车后扬起的青烟，嘴角泛起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二、风乍起

文庙街 22 号。《金蔷薇》编辑部和市文联所在地。

这是一个古色古香、一门两进的小院。编辑部和文联机关只有一墙之隔。院落和街道都有些年月了，街道不宽，路面铺着细密的青石板。据说前清时，这里是举子们经常聚会的地方。现被政府列为古建筑保留地。两边的街墙一律刷成青灰色。文庙街的背后，是环绕旧城的一条波光粼粼的白衣江。

几天以后。

雷鸣隐约感到编辑部的气氛有些异常。但究竟异常在什么地方，又说不上。他也来不及去细想。他的情绪还没有从殡仪馆的氛围里完全恢复过来。

此刻，他坐在写字台前，两臂抱胸，凝视着窗外。浑厚黧黑的脸上露出沉思。那件白色风衣的影子总在眼前摇曳，宛若一片遥远的云，又像一张飘然而至的白帆……

透过窗外的晨雾，可以望见江对面岚山黛青色的山脊。一阵阵汽轮的引擎声从雾底传来，使人感觉到江水在缓缓流动。

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邂逅陆雯，雷鸣十分意外。她的面孔依然那么年轻，像从前一样，端庄中透着矜持，但比过去显得成熟了，眼睛里含着一种让人猜不透的目光。待遗体火化完毕出来，他在人丛中已找不见她的身影。在她刚才伫立的地方，花圈上缀着一束勿忘我。那淡淡的、让人心醉的蓝色，勾起他许多甜蜜而又苦涩的回忆。

窗外雾气渐浓。

从对岸传来一阵隐约的叮当声，像是铁器敲击石头的声音，清脆有力，声声入耳。那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天外，带着悠悠的回响。雷鸣的心弦为之一震！从遐想中惊醒。

的确，现实不允许雷鸣去追忆往事。他的目光回到写字台前。韩波已经离去了。他知道对死者最好的悼念，不是花圈，也不是颂词，而是完成她未竟的事业。老主编临终前的嘱托，她那苍白的圆脸和湿润的、充满信任的目光，雷鸣永远难忘。

他明白，要挑起这付重担，自己必须付出全部精力和时间，而且要作出牺牲……

经过数年的耕耘，雷鸣的创作正迎来收获期。在调入文联的两年里，他的作品发表颇丰。去年他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远山》，还有一本中篇小说集子《寸草心》，今年刚完成第二部长篇《青春祭》。雷鸣本人是学工程的，调入文联前在一家科技报负责。他是从另一个天地飞来的候鸟，在文联圈没有宿怨，也没有野心。他的创作正走向成熟，开始腾飞。

然而，在这新老班子交接的历史时刻，命运却把他推上了文坛的舞台。

自己能胜任吗？他相信能。雷鸣是那种具有勇往直前性格的人，并且多少带有些工科毕业生的憨直和单纯。

不过，他有一种预感：自己正站在一个风口上。编辑部内有各种目光向他投来：善意的关注，会心的微笑，也有冷冷的睨视。

主编是一个刊物的灵魂。失去主编的《金蔷薇》现在实际是靠惯性在运行。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。大家虽然没有明说，但彼此都心照不宣。

这是一种不安定的等待。

也许还会遇到较量……

他的预感果然被证实了。

正当这时，诗歌组组长殷浩推门而入。

“大伙儿都很关心刊物咋办，自发地聚在一起，想议一议。”他笑嘻嘻地对雷鸣说，语气上特别强调“自发”二字。

“在哪里？”雷鸣问。

“就在小说组。”殷浩的一张皮球脸生动地动员着。

“好，车夫知道不？”雷鸣起身。

“他已经在那里了。”

车夫是《金蔷薇》编辑部主任、韩波生前的得力助手，也是一位小说家，专长儿童文学，为人处事稳重。

雷鸣跨进小说组的门槛时，即感觉到气氛异于往常。编辑部的人员来了一大半。约莫 15 平米的房间，挤得满满的，包括钱诚、白演达都在场。

他在一张靠窗的空椅子坐下，表情平静地扫视了一眼会场。

照理说，这种研究刊物如何办的讨论会，通常应由编辑部主任或是值班副主编召集。但显然车夫事先也不知道，他坐在雷鸣正对面，朝这边投来颇有趣味的一瞥，然后点燃一支烟，悠然地抽了一口，大有拭目以待的风度。

会议无人主持。众人七嘴八舌，充分体现自发性。起初像是议论刊物明年究竟如何办。有人提出改成通俗文艺，有人建议自

办发行，还有人赞成搞承包。连说带笑的。接着，议论的中心仿佛被一股无形的风吹动，不知不觉地转向编辑部的班子。话题转得相当微妙，很难觉察出风源在哪里。

“韩波病休了半年，现在人去屋空，编辑部的班子再不解决，刊物谁来牵头嘛！我们应该向市委宣传部反映。”

“领导班子是上面考虑的事，我们穷咋呼做什么哟？”

“这不是穷咋呼，主编必须要大家信得过的人当才行！”殷浩慷慨陈词。

“老殷这个意见我赞成。主编是刊物的旗手、乐队的指挥、航船的船长，必需孚众望者才能担当也。”外号冷面小生的诗歌编辑冷若冰，拉长音调附和道。

众人笑声。

白演达靠在一扇窗前，手里端着茶杯，呷了一口茶，话有所指但又似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听说上面可能要委派一个人来管，可以分管思想工作，不一定管具体业务嘛。”

“我提议，主编必须编辑部 2/3 多数同意才行！”殷浩大声说。

“赞成！”有人拥护。

雷鸣听出话里的弦外之音，他的耳畔响起韩波在医院里说过的话：“主编的位置很引人注目，可能会有人不服你……”

但他未动声色，神态像潭水一样宁静。他有一种直觉，这次会不是自发的。从气氛和过程看，很可能有人在暗中导演，是事先策划好了的。但究竟谁在幕后操纵，又无迹可循。会议的意图是什么呢？也许不仅仅是造舆论，还包含着一种示威。

这时，一直沉默的车夫开腔了。

“编辑部的班子人选，相信宣传部会作全面的考虑的。我倒认为主编最好让年轻人来担任，我们《金蔷薇》本来就是青年文学月刊嘛。”车夫性格沉稳，有涵养，即使表示反对意见也很有

风度。

“车夫说得对！不管谁当主编，关键看他有没有魄力和才干，”小说组女编辑筱红激动地接过话说，她戴着细框眼镜，齐耳短发，面貌清朗。“谁能用改革的精神把刊物搞上去，我就拥护谁当主编。”

这时，雷鸣感到斗志在燃烧，他想站起来陈辞，但忍住了。

他对刊物有一系列改革的设想，但现在谈显然太早了点。雷鸣挠了挠平头，目光移向坐在藤椅上的钱诚，似有所期待。

钱诚头戴铁灰色鸭舌帽，穿一件浅色风衣，自始至终都是听众，态度洒脱，偶而也插上一句让人哄堂的笑话。雷鸣曾听韩波说，钱诚原是韩波丈夫、著名作家骆汉生的得意门生，很得骆的赏识，创作很早，出过短篇小说集子。他的小说文笔幽默、机智，很受一批读者欢迎，虽然近几年作品数量不多，但在S市算得上短篇小说的一把手。他的表态在编辑部往往很有号召力。

待大家的意见发表得差不多了，钱诚慢悠悠地说了一番话。

“我认为可以这样子：主编嘛应该年轻一点些，副主编年龄稍大一点可以。副主编的任务，就是给主编当好助手。主编分配副主编干什么，副主编就干什么。”

他的语调平和，似娓娓道来，口气又很谦逊。这番话很容易赢得听者的好感，包括雷鸣在内。

会议进行了约一个小时，从小说组出来时，在回廊上车夫从后面追上两步，小声说：

“今天这个会气氛不大正常。”

“我也有同感。”雷鸣应道。

“这可能是一个信号……”车夫看问题很敏锐。

雷鸣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下午，雷鸣与车夫正商量下期刊物的封面，殷浩又进来了。一张皮球脸露着大智若愚般的笑容。

“大家把会上的意见归纳了一下，准备向宣传部反映。同意的请在这里签个名！”他递过一张写着“我们的意见”字样的稿笺，募捐式地指着下面的落款处。

雷鸣接过意见书，扫了一眼，上面写的全是向部里施加压力的意见，其中核心内容为主编必须获编辑部 2/3 多数通过才行。最后的签名由冷若冰、殷浩领衔，总共签名的约有十二、三人。他注意到名字里面没有白演达。

雷鸣顺手将意见书递给了车夫。

车夫接过稿笺纸，觑了一眼末尾的名单，一口回绝道：

“我看用不着搞这种签名运动，有意见可以直接向上面反映嘛。”

殷浩并不介意，狡黠地解释：

“反正也不针对具体人，我们是指‘2/3’的票数。”

“小雷，你甬？”他逼着雷鸣表态。

雷鸣脸上露出温和的微笑，坦率地说：

“我看这样做不大合适。”

殷浩收回意见书，嘿嘿一笑。

“这是群众多数人赞成的意见。”说着，他摇摇摆摆地出去了。

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，车夫愤然道：

“这明摆着是向上面施加压力。”

“是谁起的草呢……”雷鸣感觉纳闷。

窗外，起风了。一大片红枫的树叶像波涛般起伏着。